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天黑得很慢

赵闻迪



舜耕山的四季

孟凡梅

绵延千里的舜耕山与悠悠淮水珠联璧合,成就了淮南的山水之美。舜耕山的四季是婉约的,怒放的,明朗的,静穆的。

春风吹。“春风先发苑中梅”,舜耕山梅园的红梅、白梅、青梅次第开放,给人们捎来早春的信息。春风吹绿了山野,吹开了桃花,引来了人们,舜耕山热闹了起来。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前来赏花踏青的人们。在这里,你可以听到鸟雀脆鸣,溪水潺潺,欢声笑语荡漾山间。

夏花开。夏天烈日高照,果树都挂满了果。山间各色野花在草丛中任性地开着。山脚下、湿地公园内的月季更是恣意绽放,摇曳多姿,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粉的。一朵朵,似一张张笑脸,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。沿着环山路行走,峰回路转,开满荷花的池塘跃入你的眼帘,走近观赏,只见碧绿的荷叶高高低低,挨挨挤挤。盛开的荷花,如少女般亭亭玉立。

邂逅《天黑得很慢》这部小说,是在厂工会图书室里,它立在浅棕色的书架上,温暖的色调和别致的名字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随手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,略略翻看,这是一部关注老龄化社会的长篇小说,字里行间,表达出作家对“变老”这个话题长久而深入的思考。

全书分为七个章节,对应着从周一到周日七天时间。前四章的话题,其实就是推介活动,里面的所有桥段和语言都似曾相识。看到这里,我有些淡淡的倦怠,把书放在一边,一连好多天都忘了看。

直到还书日期将近,我才又把它拿起来,没想到后三章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,让我沉思良久。

后三章的故事情节围绕“老法官”和“护理员”展开。萧伯伯退休后不久,他的女儿要陪女婿前往美国读书。临行前,女儿为他雇佣了一个护理员——二十出头、大专毕业的笑漾。彼时,刚刚退休的萧伯伯“不服老”,常因为护理员的关心和旁人的敬老行为而生气、发脾气。为了证明自己“不老”,他决定找一个伴侣,在这个过程中,他一点点明白,人到老年,有许多事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。从六十岁进入老境,到天完全黑下来,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,光线会越来越暗,陪伴在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,路也会越来越好走。

经历了一场“黄昏恋”之后,萧伯伯接受了自己“确实老了”的事实,言行也开始发生变化:街边的孩子叫他“爷爷”时,他会笑着答应了;在公园散心时,愿意往那群老人身边凑了;坐公交车时,愿意被人搀扶或者坐“老弱病残孕”专座了……在一次大手术后,他不仅完全承认自己“老了”,更是隐隐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。

而生活不会因为你的恐惧就变得安宁,萧伯伯刚刚适应了这种普通老人的生活,一场意外从天而降——他的独生女突然离世。不久后,“天黑”之前最难走的一段路也来临了——萧伯伯患上老年痴呆症,记忆渐渐丧失,神志退似一岁孩童,终日枯坐于轮椅之上,无力等待着天完

全黑下来。

如果只有这些,那这部小说无疑是一部非常沉重灰暗的作品,好在,无论何时何地,人间都有真情在,那一缕真情,犹如温暖的光,穿透厚重的乌云。护理员笑漾,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,打工供男朋友上学。她厚道、勤快,把日渐衰老的萧伯伯照顾得无微不至;她坚强、自立,被男朋友抛弃也不怨天尤人,拿得起放得下。在萧伯伯经历了脑溢血、耳聋、失明、失忆、瘫痪乃至患上阿兹海默症的整个过程中,她倾尽全力、心细如发地照顾他。她坚定地对老人说:“你一定要活下去,活到上天确实不让你活的那一天再说,我坚决不让你提前走,我一定要让你看到生命最后一天的风景!”她让老人有了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。

看到这里,我不禁联想起一位医生推着病情痊愈的98岁老人站在阳台上看夕阳的照片,那金色夕晖、那脉脉温情,感动了无数网友。还有一位老人,弥留之际,亲人来不及赶到,医生、护士、病友围在他的床边,轻声唱起他喜欢的歌儿,送他最后一程。还有我老公的太姥姥,在农村种了一辈子地,90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,每天把自己和房间收拾得清清爽爽,还能做针线活,一直活到102岁。后面那几年不能自理了,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媳一起照顾她,年幼的重孙子都知道有好吃的先孝敬她。太姥姥在一个晴朗冬日中午,吃完午饭,吃了片儿子给她削的苹果,又喝了一杯孙媳妇买给她的牛奶,在睡梦中安然而逝。一村人都赞不绝口。太姥姥的儿媳妇说:“谁都会老的,将心比心,到了那时(指老了、病了、不能动了),就得相互依靠、相互帮衬。”

回到书中,萧伯伯在日渐衰老的过程中遇到了护理员笑漾、热心邻居、长寿村的老人等许多好心人,他们给予他温暖与关怀,为他逐渐变暗的世界点上一盏明灯。

随着科技发展、社会进步,人类的寿命也在不断增长,如何对待老去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。变老,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,因为人间自有真情在。

秋月明。秋天,舜耕山的夜晚是空灵的。明月朗照,如水的月光给舜耕山披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,增添了她的妩媚。凉风习习,桂香幽幽,因为是深夜,此时在山间行走的人已然很少,鸟儿也暂歇歌唱。偶尔会有一只大鸟,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,打破夜晚的宁静,让你虚惊一场。

冬雪白。冬天,我们这里下雪啦!雪花飘落,纷纷扬扬,大雪会把昔日的青山覆盖,白雪皑皑。是白雪把舜耕山曾经的色彩与美景珍藏,为人们营造出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鸟雀南飞,大山沉睡,等待着来年的春风将它唤醒。

舜耕山的四季,是一幅幅风格不同的画,是一首首不同韵味的诗。我多想天天欣赏,夜夜吟诵。

舜耕山的四季,是美丽的四季,她扮靓这座我深爱着的城市,照亮了我们的生活。

美哉,我们的打卡地舜耕山!

## 父亲赶夏

马晓炜

刚放暑假,与我们一起生活的父亲要回老家,不管我们如何挽留,仍执意要走,说城里钢筋水泥的,待在哪儿都是热烘烘的,还是老家凉快。父亲的话不无道理,小时候我们生活在乡下,大热天即使没有空调、电风扇等“避暑神器”也不感到热,而眼下即便宅在空调房也觉得烦热。父亲的心情,我们理解,就不再勉强。

父亲以前回家,大多是我驱车数百公里护送,而这次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实在抽不开身,只好让他自己走。考虑到父亲年逾古稀,需要转3次车,为减少舟车劳顿之苦,安排乘坐大巴车,不仅车站在我小区附近,而且这趟车往返途经老家的村口,既方便快捷,又省时省力。

日程确定后,父亲开心不已,皱纹堆叠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回乡情更怯啊。连我年幼的儿子都噘着小嘴说:“爷爷讨厌我们家,也不喜欢我,整天念叨着老家。”是的,自从母亲病逝后,我把父亲接到了身边,10余年过去了,父亲压根没融入都市生活,更没有把我们的家视为自己的家,每次只要说回老家顿时精神百倍,什么“金窝窝银窝窝,不如老家的草窝窝”说个没完。父亲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,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情感,可谓故土难离,亦如我不论漂泊在何方,不改的是乡音,化不开的是乡愁。

出发的头天晚上,我们担心父亲归心似箭,兴奋得会失眠,在帮他把行李收拾妥当后,特意劝慰他汽车站走几步到了,千万别起早去赶车。父亲满口应允了,谁知次日竟然比平时起得还要早,6点不到便迫不及待地拉着行李要出门。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,埋怨父亲火急火燎去那么早干什么。父亲乐呵呵地说:“人等车可以,车等人不行。只有坐上车心里才踏实。”父亲如此守时,我还能说什么呢。在我的记忆中,从小到大,当过兵的父亲有着超强的时间观念,不论年轻时当民兵连长去村里开会,还是带我和弟弟到学校开家长会,保准儿第一个到。用他的话说,宁愿我等别人10分钟,也不许别人等我1分钟。受此影响,我也养成了“宁愿我等人,不让人等我”的习惯。

就这样,伴着夏日的啾啾鸟鸣,我陪着父亲雄赳赳、气昂昂向车站进发。路上父亲不停“显摆”,说家里气温比城里低多了,入夏后就下了5场雨等。父亲远离老家,可对村里的气象水文和大事小情清楚着呢。我知道父亲一直默默关注着家乡的变化,正如我们不在他身边,时刻惦念着儿女的冷暖一样。

步入稀稀疏疏的候车大厅检票口,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两个小家伙和小玲子(指我做教师的妻子)放暑假了,一家人难得有这么长时间团团圆圆,我做家长的要多陪陪孩子,多体谅妻子,三伏天容易上火,别为鸡毛蒜皮的事影响家庭和睦,老话说家和万事兴……临别之际,父亲虽然没有说出不舍之类的煽情话,但他用朴素的言语告诉我如何经营好一个家,用爱诠释与我依依不舍之情。聆听着父亲的谆谆教诲,我心中漾起满满的幸福。